

“鬼才”的佛缘

蒋子龙

素有“巴蜀鬼才”之称的魏明伦,多次去台湾,似每次去都有好事或佳话流传开来。今年春天我赴台参加一个文化交流活动,临行前查找海峡两岸作家的交流信息,见到网上正流传他在台湾与李敖的对话。经作曲家许博允牵线,魏、李二人结识,李敖先发问:“您这次到台湾,是带剧团演出荒诞剧《潘金莲》?”魏明伦点头称是:“您有句名言,中国女人牌坊要大,金莲要小!我扛不动牌坊,只把金莲带来了。”许博允在旁打趣:“你俩都是鬼才,今天见面是鬼撞见鬼了。”魏明伦赶忙接过话头:“不敢当,我是小巫,李敖先生是大巫,今天是小巫见大巫。”李敖伸出大拇指,妙语解颐:“巫山在四川,要说巫自然还是四川来的魏明伦为大。”

这次我们的团里也有魏明伦夫妇,有这样一副好口才在前面顶着,其他人可轻松许多。台北的活动结束后,我接到通知要和王蒙等几个作家去台湾的清华大学参加一个文学座谈会,随口问魏先生去不去?他说明天举行结婚典礼,要做些准备。我以为他是要参加别人的婚礼,岂料我们到达佛光山后,才知道是他自己又要结婚。不知这是佛光山为信众们特别安排的节目,还是这几对老“新人”向佛光山特别提出了在台湾再结一次婚的申请?佛光寺的高僧为魏明伦夫妇和另外5对中年伉俪,举行了别致而郑重的佛教婚礼。由于结婚对象没换,不算重婚,似也不是再婚,但确实确实,大张旗鼓地又结了一次婚,而且由佛做主,或可称之为“佛婚”。已经75岁的魏先生,盛装淡彩,神情庄重又难掩满身洋溢的幸福和满足感。

晚上,星云法师跟大家见面。大厅里如佛堂一样肃静,星云法师坐着轮椅由弟子推出来,主要是听他讲。星云先讲了自己是怎样出家,以及70多年来修持佛法的心得体会,然后介绍了上个世纪60年代初这里还是一座荒山,他怎样看中此山,然后亲自规划、亲自设计,率领弟子们用30多年的时间建成佛光山。如今已是世界闻名的佛教胜地,香火鼎盛,又秩序井然,一片兴旺发达的佛国气象。星云法师讲话结束后,主持的和尚说还有点时间,谁有问题要向星云法师请教可发言。

魏明伦显然有备而来,第一个举手,随即打开眼前的话筒,他先讲了一通对佛的认识以及对星云法师的敬仰,然后提出问题:他说自己的儿子名叫“魏来”,有了孙子后长得特别像儿子,于是他给孙子取名“魏如来”,如来就是像“魏来”嘛。不想惹得一些人议论纷纷,都说不能叫这个名字,我的孙子怎么能叫“如来”呢?是对佛陀的大不敬。他请教星云法师,他的孙子能不能叫“如来”?

听完他的问题,安静森严的大堂里突然爆发出一阵笑声。“鬼才”之名确实不虚,这个问题既有趣又很厉害,法师如果否了他孙子的名字,他必然会请法师为他孙子赐名。如果肯定了他孙子的名字,那“如来”这个大名就是得到了佛的认可!星云法师微笑着说,叫“如来”有什么不可以?“如来”这个名字很好嘛。

大家一起鼓掌,为法师的慈悲和智慧,也为魏明伦高兴。法师在退场的时候还在微笑着叨咕:“如来,好!”

引起我极大好奇去读《贵州草鞋兵》这本书的始作俑者是我爷爷,一个地地道道的黔军。追忆儿时点滴生活片段,记得爷爷有一双被日本兵致残的手,对一顶军帽爱护备至,经常讲一些我们不太听得懂的部队故事……那是我对黔军的全部认知。或许是为了一探黔军的历史,或许是对爷爷的追思,我读过该书了解了那些鲜活的“草鞋兵”。

说起黔军不得先说说贵州。它位于我国西南边隅,境内山峦叠嶂,树木茂密,属高原山地,是我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正因为地势的隐蔽性,拥有了相对独立而封闭的生存环境,是众多军事行动的争斗之地,孕育了这个地区英勇善战、不屈不挠的民族品格。贵州是个有数十个民族共居的地区,千百年来各民族和睦相处,创造出特有的地域文化。书中借用贵州籍辛亥革命元老周素园先生对黔人本质特征的概括:“黔人执事敬,与人忠,颇吸中国文化之精髓,而生活环境又养成习劳耐苦之天性,故其表现为朴诚,为果毅,有不教而率,不言而喻之风。”显然,黔人骨子里那些固有的朴实坚毅、吃苦耐劳,

好像这一年总在下雨,从江南到江北。我已经好久没有回申村了。朱赢椿说要去看看。他正在给我设计《匠人》。

从南京到申村将近250公里,开车要3个小时。去申村的这天,下着雨,有阵子很大,雨刮器疯一样的转,视线依然被模糊了。就在这大雨包围着的小小的空间里,我给朱赢椿说着申村600年的往事。

到家的时候,雨却停了。我带着他去村子里转。在东汕河边,遇到了铁匠的儿子红荣,红荣已80多岁,正在地里耕田。朱赢椿对他产生了特殊的兴趣,两人相谈甚欢,红荣甚至邀请他到河边的家里小坐。

离红荣家不远,是织布匠徒弟的家。这徒弟也已经老了,刚去世。织布机竟然被家人劈了当柴烧了。

朱赢椿到织布匠家转了一圈,一无所获,转身去我的伯母家。伯母看到我们,高兴地迎出来,不知道该如何招待,忙忙地,要去洗锅烧饭。我几乎每次回来,都看到她在灶台旁忙来忙去。我的伯父不在了,伯父就是书里说的“杂匠”。事实上,活

我一直弄不明白,“罔”这个字在悄然消失了一两千年之后,怎么一下子被挖出来,就赫然成了当代网络的新宠?真是太令人罔了!

当代社会,无人不知这个“罔”字,也无人不会用这个“罔”字:心里郁闷了,叫“罔”;无奈了,叫“罔”;尴尬了,叫“罔”;发愁了,也叫“罔”。甚至做了一件激情的事,也叫“罔”!我想,人们看中它,并不意味着知道这个字的原来意思,只不过是它的外形像一个人苦笑着的脸,一个脸框,里面有着一双倒八字眉,下面一张张着的嘴,还没有下巴,真正是“苦煞哉!”这个古字以它的外形而获得



在抗日战争中发挥得淋漓尽致。黔军是一支“平时能种田,战时能打仗”的队伍。在极度贫困的生活状态下,被捆着走上战场的“壮丁兵”,虽未经过专门军事训练,照样能征善战。1937年7月,震惊中华大地的“卢沟桥事变”作为抗日的导火索,拉起了八年抗战

抗日中的无名英雄

袁仲罡

的大幕。关东军一周控制辽宁,三个月控制东北三省,正在中华民族处于最危险的时候,远在贵州四川交接的地方,有一群穿着草鞋、扛着单发步枪的将士,正用自己的血肉之躯阻挡了日军进攻的势头,为我军后发制人提供了宝贵时间。八年抗战过程中,在黔共实际征兵67万余人,超征9万多,在当时全省人口平均12人就有一人参战。当时,国民革命军陆军一名士兵每月伙食费2元,外加三毛钱草鞋费,因此俗称陆军士兵为“草鞋兵”。就是这样一群由当地老百姓组成,打仗只穿草鞋甚至赤脚“草鞋兵”,仅凭扛成一股绳的团结,在战局失利、伤亡减员

着的时候,有点,嗯,游手好闲。死了,就埋在他家屋子的旁边。时时都能看到。朱赢椿对申村的这种葬俗很不理解。他问我,你们不怕吗?这个问题,我们都没想过。因为几乎每家屋子的旁边,都有一两座坟茔。对于申村人,人鬼的距离不大,是混处的。

设计是一种阴谋

申赋渔

从伯母家出来,朱赢椿就拍到了土地公公、土地娘娘,还有土地公公助手的照片。这三尊神像,都是雕匠雕的。其中缠绵悱恻的故事,写在《雕匠》里面。神也跟我们的生活在一起。

之后,我们又去了申村的祠堂、我的已经颓圯的小学,还有不远处的教堂。

书里所有申村的照片都是这一天朱赢椿拍摄的。还有每篇文章前面的那些匠人们用过的工具,也是从申村一件件找过来,实地拍摄的。这个工作一直做到天黑。朱赢椿一边拍摄,一边跟我快活地说笑。

我们当晚就返回了南京。朱赢椿说他申村有种苍凉的感觉。

为它的意,竟然是因为它为它的形,真正是匪夷所思!我教《中国工艺美术史》讲到“罔”字时,学生们都不甚了了,真难以想像它怎么一下子便成了出土文物,重放光彩?

与“罔”同时使用的,还有一个“罔”,那是“罔”的本字,但也不是个常用字,同样是因为它具有一副苦脸而被人所用。但无论是“罔”还是“罔”,都只是文字学中死亡的字,人们不用它已久矣。

“罔”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光明,它的字形就像一扇窗棂,光线就从它的背后透进来,从而给黑暗的屋内增加一点明亮。我们常说的目光炯炯,炯炯有神,其实都是这个字的异用,也是明亮的意思。古人有与“罔”有关的诗句,如郭璞在《井赋》中的“乃回

严重的情况下,及时整补,扛下硬仗,铸造了黔军抗日的鲜活形象。黔军是一群默默坚守、勇打恶战的卫士。1937年8月13日,日军在上海发动军事进攻,爆发“淞沪抗战”。同年10月起,整队人数不足,战时配备较差,作战经验欠缺的黔军,奋勇投入苏州河青浦西北地区战斗,并负责驻守江阴要塞。同年11月起,日军海陆空全方位进犯要塞地区,敌军飞机更是从空中实行轰炸式扫射,掩护地面部队进攻。驻守黔军面对占有绝对优势的日军,与要塞炮兵及海军鱼雷快艇部队紧密配合,并肩战斗,克服险阻,凭借顽强斗志守住了江阴要塞。

拉回儿时思绪:常常被爷爷不厌其烦地讲述抗战故事而感到无趣,对爷爷精心保存当年军帽的举动而感到疑惑。合上书籍,“草鞋兵”鲜活的形象在思绪中浮现。它是爷爷故事里的形象,是抗日电影里军人的形象,更是千千万万冲锋陷阵顽强抗战的形象。

年轻的一辈很难体会到战争年代的艰难岁月,请看本栏。

十日谈

在书中重温抗战月,请看本栏。

觉。我有的,却是一种浓浓失落感。原先那么多美好的东西,都不在了。

封面是一张木刻。我并不知道朱赢椿会做成什么样的封面。很长一段时间,我在贵阳一个叫文斗的苗寨里写一部音乐剧。等我回到南京,去随园书坊——

重读《陈寅恪诗集》

肖复兴

陈公诗句已千秋,今日无端共此愁。几载离骚离散命,一生负气负荆牛。盲翁明目书青史,乱世伤怀上白头。红豆乌丝相伴老,苍天碧海自长留。

注:首联用陈寅恪诗句:义山诗句已千秋,今日无端共一愁。尾联用陈寅恪为妻子祝寿联:乌丝写韵能偕老,红豆生春共卜居之意。

澄以静映,状罔然而镜灼”,韩愈在《秋怀》中的“虫鸣室幽幽,月吐窗罔罔”等都是例子。古代还有一些以罔为名的官职,如罔寺,即专司皇家牧马的太仆寺,其官员叫罔牧,或罔卿等等。也有形容鸟飞状的“罔然鸟逝”。但是,随着历史的迁徙,“罔”这个字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被弃而不用了。

不过,“罔”字虽已不用,但“罔”这种图案却还一直被人们在使用着,人们在这使用的过程中浑然不觉。

罔形图案早在五六千年前马家窑的彩陶中就出现了。这种图案都是一个圆形,从圆形的外沿,有条状的向心结构向圆心作旋转状的切入,三条,或是四条,形成了一个具有飞旋状的图案,非常具有动感,

它已脱离了生活的原生状态而具有一种抽象感了。商以后的青铜器上,也常常有被做成浮雕的罔形图案,或是飞鸟,或是龟龙,或是火焰,也有人称罔纹为火纹。旋转着的火焰,使冷硬的器物具有了一种光感和动感。

春秋战国到秦,罔纹的使用率更多,不仅出现在青铜器上,也出现在漆器和瓦当上,其形状的变化更加多端,也更具有美感,或为火焰,或为卷云,或为斑鹿,或为奔豹。即使到了两汉,罔纹也没有消失,它更多地出现在汉瓦当上。瓦当的横截面是正圆形,正适合用罔纹来做装饰,与平面刻板的四分纹样或独立纹样相比,罔形纹样具有一种不可比拟的动感,使原来面积不大的瓦当头部显得

灵动,而变化多端。最有名的罔纹图案,出现在春秋时期楚国的漆器上,三只美丽的凤鸟,相互衔尾而飞,凤的尾羽都朝向圆心,凤体旋转着,形成了一个圆圈,它代表着凤凰死而不灭的涅槃精神。两千多年后,凤凰卫视选用了它,略作改动,用作了自己的台标,每天,这两只飞动的凤凰就围绕着圆形的中心在舞动,似在把光明传向人间。

“复杂”与“简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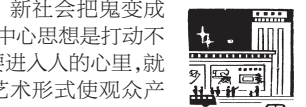
袁山

大凡天下的事情,我想不外乎三种:一种是把“简单”变为“复杂”,而且越“复杂”越好。那主要是文学艺术之类,演戏、画画、雕刻、写书等等,须用“复杂”的艺术形式,才能达到触动、感动观众心灵的效果。比如《白毛女》,中心思想就简单一句话:“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但光有中心思想是打动不了观众的,要进入人的心里,就要用复杂的形式使观众产生共鸣才行。

另一种是把“复杂”变为“简单”,主要是理工领域,现代科学技术越来越发达,也越来越复杂,创造者把现代新技术复杂的本质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表达,把现代新技术复杂的功能用最简明的

操作来实现,现在有了复杂的“智能”,从工业、农业到家用电器,都是“智能”,但操作简单,人人都能使用;有了复杂的网络,也是由于“简单”,个个能上网,深受人们欢迎。

再一个是“复杂”的应更“复杂”,“简单”的应更“简单”。“复杂”的应“更复杂”,比如军事,自古以来“兵不厌诈”,越复杂越好。“简单”的应“更简单”,比如各级政府行政,行政本是社会大服务,原本是最“简单”的,行政的规律、法则,本应简单易行。如果行政变成“复杂”的,高深莫测,办一个营业执照要花几个月;打个证明需盖十来二十多个章,更有甚者,要申请人去证明“我妈是我妈”等,这些“复杂”已经变为了改革的“障碍”。



边都是毛边,糙糙的。像是小时候,母亲拿各种废纸,用针线缝起来,给我们做的厚厚的草稿本。

朱赢椿看了半天,摇摇头:“调子不对。”

他抓起一支毛笔,蘸了墨,在书的四个边上乱涂一气。涂好了,扔到了太阳底下。“晒一会儿,我们先喝茶。”

这一喝茶,天已擦黑。朱赢椿到院子里把书捡回来,用大拇指一划,让书页飞快地翻过:“怎么样?”

“像是从着火的锅灶里抢出来的。”

他哈哈笑起来:“那就算成功了。”

于是,书就成了现在这个模样。

整个设计这本书的过程,不像是在完成一件工作,而像在进行一趟冒险的旅行,时时都有意外。

书放在这里,可是里面有一种张力,他吸引着你走入其中。朱赢椿像一个顽皮的孩子,带着一种期待,在旁边看着你能不能发现他隐藏其中的秘密,并随时准备发出一种密谋者的大笑。

《匠人》后记(节选)



灵动,而变化多端。最有名的罔纹图案,出现在春秋时期楚国的漆器上,三只美丽的凤鸟,相互衔尾而飞,凤的尾羽都朝向圆心,凤体旋转着,形成了一个圆圈,它代表着凤凰死而不灭的涅槃精神。两千多年后,凤凰卫视选用了它,略作改动,用作了自己的台标,每天,这两只飞动的凤凰就围绕着圆形的中心在舞动,似在把光明传向人间。